

野火燒不尽

尤·斯特雷柯夫斯基著



新文藝出版社

尤·斯特雷柯夫斯基

野火燒不尽

达 愷 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原名回到弗拉加里谷地，乃以意大利一九四九年十月反動政府警察殘暴地槍殺三個農民的事件為主題，描寫意大利雇農為爭取土地而進行的有組織的鬥爭。雇農薩爾瓦托列是一個落后的、覺悟很低的農民，受了資產階級和天主教宣傳的迷惑使他甚久地置身在鬥爭行列之外。儘管如此，但他還是迫切希望掙脫貧困，找到工作，可是他到處去尋找工作，却到處碰壁，春天時候，在克羅托涅的皮法果爾廣場上，等了一個禮拜，依然沒有人來雇用，還是靠了共產黨工人弟兄送來的麵包充飢。最後他甚而去到那不勒斯城尋找工作，却在那兒的加里波的廣場上被捕了；因為他參加到當時正在游行示威的工人隊伍中，他還奮不顧身地去搶救被警察捕走的人。結果在牢獄中關了兩個月。這一切使他睜開了眼睛，終於選擇了正確的道路，相信共產黨的領導，毅然決然地投身到日益強大的鬥爭隊伍中。本書曾獲一九五二年波蘭國家獎金。

Ю. Стрыйковский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Долину Фрагалья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33 年俄文轉譯

野 火 燒 不 尽

尤·斯特雷柯夫斯基著

达 愷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86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1 1/4 字數 267,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1.10 元

序

阿·古謝夫 布·斯塔赫耶夫

尤里安·斯特雷柯夫斯基的小說野火燒不尽（回到弗拉加里谷地）于一九五二年獲得國家獎金——這是現代波蘭文學的一件大事，是波蘭文學思想性藝術性成長的明證。

這部小說反映了意大利勞動人民——南意大利雇農的生活和革命鬥爭。同情別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一向是波蘭優秀兒女的特點。波蘭起義者有句口號：“爭取我們和你們的自由！”這句口號體現了波蘭人民最優良的傳統之一。

波蘭的共產黨員們保持并發展了這一波蘭的革命史的傳統。人民民主波蘭的作家們不僅描繪了本國人民的生活和勞動，並且怀着深刻的同情來描寫國外勞動者的生活和鬥爭。

尤·斯特雷柯夫斯基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在意大利住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曾經非常仔細地研究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作者在本書中所安排的中心事件是從現實生活中取得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件駭人聽聞的消息傳遍了整個意大利：警察殘暴地殺害了卡拉勃利亞省美里薩村的三個農民——安杰林納·馬烏羅、弗蘭切斯柯·尼格羅和喬萬尼·其托。他們被殺害的原因是由於這三個農民和別的雇農們共同企圖使用弗拉加里谷地地主們的荒蕪的土地。

美里薩村書中該稱為羅卡·迪·卓耳福的悲劇在今天的意大利不是個別的現象。

意大利南部的農民的境況一直是非常困苦的。北部和中部意

大利的工業資本家和南部的大地主結成同盟，人為地阻礙着意大利南部各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到現在為止，意大利南部還保留着封建關係。那兒絕大部分的土地屬於大地主，就在數十萬農民完全喪失土地的時候，却有一百二十萬公頃的土地荒蕪着。尤·斯特雷柯夫斯基的書中所寫的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是意大利雇農為爭取土地而進行的最緊張的鬥爭年代，鬥爭形成了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

弗拉加里谷地是意大利農民為奪取地主的荒蕪土地而進行有組織的鬥爭的標志。

本書開始時，以共產黨員阿爾曼陀為首的一小群羅卡·迪·卓耳福的雇農，瞞着村子里的其他居民，在夜間播種了一小塊土地，可是在最後一章中，弗拉加里谷地已經變成大規模鬥爭的舞台——整個村子所有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都來耕種地主的土地了。附近村子——彭納卡扎、青果、羅卡·迪·涅托、斯特龍果里、契羅——的農民也參加了鬥爭。

小說活生生地反映了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力量，這股力量把農民運動從個別的、自發的鬥爭引導到有組織的、團結一致的鬥爭。共產黨的團結報的熱烈號召幫助了羅卡·迪·卓耳福的雇農們堅決地向地主們以及他們的走狗進攻。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們對南部的農民也予以政治上和道義上的積極支持。共產黨派遣了共產黨員工人謝巴斯季阿諾·諾切到羅卡·迪·卓耳福去。他向雇農們解釋他們鬥爭的意義時說：“……雇農並不孤立的。在城市里有工人。這是一個有組織的、覺悟了的、強大的階級……我們的黨、我們的工會在領導他們。我們大家都團結起來，讓地主和工廠老板們看看，德·加斯貝利也好，謝爾巴也好，都救不了地主們……”

本書中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是曾經參加過游擊隊的農村共產黨員阿爾曼陀。他善於正確估計客觀情況，懂得反對意大利反動派

的斗争是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分不开的。“他们先在自己国家里放散枪，然后就发动世界大战，”——阿尔曼陀对邻村的农民这样说。

尤·斯特雷柯夫斯基把注意力集中在雇农萨尔瓦托列这个人物上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萨尔瓦托列是罗卡·迪·卓耳福最落后和觉悟最低的农民之一。资产阶级和天主教宣传迷惑了萨尔瓦托列，使他有很长一段时期拒绝参加到斗争中的农民行列中去，拒绝跟共产党走。他热烈的希望挣脱贫困，找到工作，能够糊口度日。但是他经历了一段复杂而艰苦的道路，终于明白单枪匹马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明白一个雇农不参加到有组织的斗争中去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他的命运的。

经过了一系列痛苦的怀疑和严重的考验之后，他才作了正确的选择。共产党员耐心的说服工作获得了成效。事实使萨尔瓦托列相信共产党是对的。参加那不勒斯的工人示威游行是他觉悟提高的转折点。萨尔瓦托列终于站到维护自己土地权的雇农行列中了。后来，叛徒的枪弹结束了他的生命。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唤醒了卡拉勃利亚省妇女们的觉悟。罗卡·迪·卓耳福劳动妇女的真实的、鲜明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支持自己丈夫进行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当宪兵们企图用武力来阻止农民们夺取地主土地的时候，赤手空拳的妇女们迫使宪兵放弃了血腥的屠杀。读者将牢记富农菲里彼洛的女兒、安杰林娜倔强的姑娘的形象，她离开了自己的家，违反父亲的意志，做了共产党员强尼的妻子。

神甫唐·路易其是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他是一个残酷的阴谋家和伪君子，他憎恨一切新的和进步的事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尤·斯特雷柯夫斯基揭露了天主教教会在意大利人民生活中的反动作用。唐·路易其的利益是和弗拉加里谷地的占有者别林

吉叶利男爵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唐·路易其企圖借着帶有教会色彩的工会的帮助來摧毀農民运动，他雇用工賊，唆使輕騎兵去屠殺雇農們。

但是唐·路易其的陰謀遭到了徹底的破產。劳动人民的團結獲得了勝利。被神甫雇用的鄰村雇農們拒絕去割罗卡·迪·卓耳福雇農們所播种的小麥。他們不願做叛徒。过去曾做过教会黑暗勢力的馴从的奴隶的人們，都逐漸开始擺脫天主教教会死纏不放的羈絆。

从任何东西都阻擋不住勝利的到來。为爭取和平、爭取美好未來而斗争着的意大利人民群众，正踏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勝利——讀者們看完了尤里安·斯特雷柯夫斯基的野火烧不尽一書后，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結論。

第一 部



第一章

柳契阿諾·瑪納拉號駛進了海灣。托托站在甲板上望着地勢高聳的那不勒斯城。展現在他面前的城市很遼闊，形成半圓形，在閃閃發光。它座落在黑沉沉的高山和淺灘之間。淺灘伸向遠處，在濃霧中跟海和天空匯成一片。

無數只划子和小汽艇在十二月汹涌的海浪中搖晃，可是挂着各種旗幟的輪船却幾乎一動也不動地停泊在船塢里。一艘軍艦孤零零地聳立在一旁，甲板上一排一排的、象一支隊伍似的飛機翼子在閃着光。老遠就可以看出它那黑色船舷上的英文字：菲列賓。

波濤象一根根泡沫翻飛的水柱，沖天而起，拍擊着防波堤，打濕了堤上的欄杆。碼頭上擠滿了人。

除了大海的單調的鬧聲以外，岸上那種亂糟糟的景象總叫人

感到驚訝。經過了這幾個月的航行，連腳下的土地也好像在動蕩着。托托在柏油路上慢慢地走着。要不是人群擠着他，那他還會走得慢些。他現在用不到急，因為到克羅托涅去的火車要到晚上才開。縱使當夜離開克羅托涅，還要明天才得到家。家裡的人將怎樣來迎接他呢？特別是強尼和瑪利雅會怎麼樣呢？在家裡從來不受大家重視的媽媽，一定很老了。因為離開她已經有八年了。他們有沒有收到他半年前在雪尼寄出的信呢？

托托在築有三座巨大炮樓的高聳的城門前停了下來。它那寬闊的拱門上面，中間一部分已經毀壞了——看來，那一定是炸壞的。

藍色的電車在他身旁駛過，托托並沒急着要跳上去。他穿過街道，在太陽照耀着的城門前的石級上坐了下來。他解開農場里穿的那雙劣質的鞋子上的鞋帶，從肩上拿下被太陽晒得褪了色的旅行袋，墊在頭下，之後，就把飛行帽拉到眼睛上。不論哪個意大利人都會在這誘人的陽光下打一會兒盹的！

一個鬚髮的小姑娘從小車上拿了一只橘子，笑着向這個陌生人拋去。顯然，這個陌生人並不想趕緊回家去，大概是因為他的屋子裡太黑太髒，也可能是擠滿了孩子。但是當托托突然抖動了一下，稍微抬起身來的時候，她吃了一驚：他那麼年輕，幾乎還是一個少年的面孔，可是穿着那件又舊又長、前襟也已經磨破了的軍大衣，卻使他顯得很老，很象那邊碼頭上無所事事的失業的人。

托托拾起橘子，放在手上，掂量着它里面的水份。橘子皮是白色的，象檸檬一樣。可不——托托用指甲撕開皮，就皺起了眉頭：在這個時候橘子還是酸的吶！

他眯起眼睛看着那賣水果的小姑娘。她長着潤濕的厚嘴唇，兩手一直裸到胳膊上。

“你們這兒的果園多不多？”他問。

“你問這干嗎？”

小姑娘用晒黑了的手把頭髮掠到耳朵后面，注視着这个陌生人。

“我就这样問問，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想打听打听你們这里的情况怎样。现在生活过得怎样。”

“我还以为你是我們的人哩！”

“不是我們的，也不是他們的，”托托笑了，他記起有一次他把農場主說得很好，阿尔陀，柳契阿諾·瑪納拉的一个水手，就用責难的口吻跟他說：“你不是他們的，但也不是我們的人。”

“你想說什么呀？”小姑娘問。

“我什么也不想說。”

托托把飛行帽拉到額上，把胳膊肘靠着上面一級石級。

“这里离車站远嗎？”他問。

“你怎么，連那那不勒斯也不熟悉？”小姑娘气憤地說。

“哼，那那不勒斯！除了那不勒斯以外你还到过些什么地方？到过托布魯克，到过雪尼嗎？你只知道那那不勒斯！”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那边呢？假使在那兒过得很好，你就根本用不到回來。”

当然，那边要比这兒好。从托托被送到澳大利亞去的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工作着，絲毫顧慮都沒有。一九四二年他作为一个战俘被遣送到雪尼附近的一个農場主那里去工作。農場的名字很象意大利文：“罗德利果”。虽然農場主也会講英文，但他却是个不坏的人。他劝托托留下來。甚至答应寫信到意大利去叫他的兄妹來——至于他母親已經年老，不可能來的了。農場主还劝他和挤乳妇列別卡結婚，虽然她是个勤勉的姑娘，但托托却不喜歡她，因为她的牙齒象馬牙一样的突出來。在意大利罗卡·迪·卓耳福地方的妇女們要漂亮得多了。農場主無論如何不相信托托是意大利

人。有一次他故意把一个英鎊遺留在雜物房里（托托是和其他工人們分開睡的），裝作那个英鎊是遺失在那兒的。第二次——二英鎊，第三次——三英鎊，这样一直到五英鎊。一切都好象是偶然發生的。要知道英鎊並不是里拉①。最後農場主甚至有点生气了。他就叫托托到他家里去。他桌子上放着電話，地板上鋪着紅色的地毯。生活过得多好呀！農場主請他坐下。“你叫什么名字？”他問。“薩尔瓦托列·洛·美奧。②”托托回答。“你是從哪里來的？”“從罗卡·迪·卓耳福來的。”“嗯，是從什么國家里來的呢？”“意大利，难道这还不清楚？”約翰（農場主的名字）猛然叫了起來：“这是不可能的。”

“看起來，那兒的人們對我們還不錯呢，”姑娘嘆息着說。

在約翰先生那里过得还不坏。托托甚至有些动搖了，考慮着是否永远留在他那兒。不，他想，假使留了下來，那就一輩子都得为別人工作了。他究竟还年輕。自己能有一塊土地，也做一个象这样的農場主多好！哦哈！……但是回到罗卡·迪·卓耳福——誰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各种報紙報導意大利的情形都不一样。農場主所講給他听的可能不完全是對的。也許他讀給他听的不是实际上所寫的東西。因为他讀的是英文報。被俘六年以來，托托只收到过兩封从家鄉寄來的信。有一封信里，強尼告訴他意大利起了很大的变化，还問要不要寄些意大利的報紙給他，因为從農場的名字看來那里好象有許多意大利人；另一封信是陀美尼柯神甫寫來的，說他姐姐瑪利雅和母親英瑪科拉塔叫他寄些錢去，因为遭到了旱災和嚴重的飢荒。在信內的最后寫道，漂亮的姑娘伊奧蘭達已經嫁給了小瑪捷奧，每年生一个孩子，但是都死了，都給送到教會的墓地里去了。想到這些事情以後，托托就決

① 意大利的貨幣名稱。 ② 托托的姓名全稱。

定留下來了。

頭兩年他睡在雜物房的泥地上，房內放着打谷機，上面蓋着帆布。這樣的雜物房可能比羅卡·迪·卓耳福那兒的格列柯或者菲里彼洛的屋子裏還要乾淨。當地的雇農們都工作八小時，最多是十小時，但托托却不去理會那工作時間。因此雇農們都不喜歡他，而農場主却喜歡他。兩年以後，約翰先生親自給他在雜物房裏放了一張鉄床。睡在上面可真舒服！而且他從來也沒有吃得象現在這樣飽過……農場主常常給他兩三個辨士。星期日薩爾瓦托列經常乘電車到雪尼去玩兒。約翰先生和孩子們也同樣時常坐着自備汽車到城裏去。托托總是在電影院裏碰到他們。農場主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孩，一個男孩。在意大利不常見到這樣的孩子。看到那個男孩使他想起菲里彼洛的兒子路易其。小時候托托和路其易一塊兒在陀美尼柯神甫的教堂裏做過侍童。農場主的孩子們每天早上總要說：“早安，爸爸。”他們從來也不會忘記的。而約翰先生也回答：“早安，孩子們。”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的時候，農場主只請托托一個人到他家裏去吃飯。孩子們時常說：“謝謝，爸爸。”當他們離開桌子的时候又說一聲：“謝謝，爸爸。”

“怎麼，這些可憐的孩子沒有母親嗎？”小姑娘問道。

托托擺了擺手。跟她說有什麼意思呢。她什麼都不會懂的。

二

往南方去的火車很拥挤。乘客們都擠在車廂中的過道裏，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箱子和包裹上。人們都相互謾罵着，詛咒着這樣坏的秩序，後來漸漸安定下來，听从命運的擺布了。

薩爾瓦托列到克羅托涅去要乘六小時火車，可能還要多些。在聖·艾烏費米阿要換車。到了那邊，再乘當地的火車也許會空一些。至少不會這樣糟。幸而他在那不勒斯城的石級上睡了一

覺。賣水果的小姑娘說過去這是國王的城堡。他在飯店里吃了一個火熱的米餅，喝了一杯紅酒。此外他還剩下些香烟。現在可以安安靜靜的乘車了。

雖然這是一輛電氣火車，却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燈。開出車站以後，車廂里就顯得更暗。車站上的燈火往後移動着，最後完全消失在十二月晚上的黑暗中。托托好容易才擠到窗子旁邊，那兒站着一個戴眼鏡的男子和一個用白頭巾包着頭的女人。她的左眉上有一道斜的傷痕——要是生在男人的臉上那就不至於這樣觸目了。周圍都是點點的香烟火光。乘客們大聲地搶着說話。只有站在窗旁的這一對沉默着。在列車直駛過去的那些小車站上的燈光不時照亮了乘客們的臉。列車站過一個接着一個的隧道。離開那不勒斯愈遠，隧道就愈多。

薩爾瓦托列吸起烟來，把燃燒着的火柴舉到頭頂上照了照。沒有一塊可以坐的空地方。但是正好有一個乘客向他點火，移動了一下坐位，就叫他坐在旁邊了。托托又擦了一根火柴，彎着身子給坐在旁邊的人點火。火光照出了一張干枯的臉，生着短胡子、鷹鉤鼻和一雙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托托坐在一隻蓋子隆起的箱子上，這種箱子在羅卡·迪·卓耳福一帶地方總是放襯衫或女人的衣服用的。他把腳伸到別人的腳和袋子中間。他知道人家一定會叫喊起來，但他實在受不住了，因為他那雙穿着笨重的農場里穿的鞋子的腳象火一樣地在發燒。可是結果沒有喊起來，他們只是埋怨幾聲這種擁擠的情況，後來也就隨他去了。

“現在即使乘到天邊去也可以了。”托托說。

“你到很遠的地方去嗎？”箱子的主人問道。

薩爾瓦托列並沒有馬上回答，這個陌生人也沒有去再問他。他以為托托是在考慮一個比較詳細的答復。但托托却反過來問他：

“您到哪里去呢？”

“到罗卡·迪·涅托去。我刚埋葬好了我的弟弟，现在是回家去。我弟弟有一个酒窖在那不勒斯。还在上次大战以前他就离开卡拉勃利亚了。他运气很好：战争时期，他在非洲賣酒給士兵們賺了很多錢。”

托托在罗卡·迪·涅托認識很多人，可是却不知道他的弟弟。这真是怪事，因为罗卡·迪·涅托离罗卡·迪·卓耳福一共只有兩公里路。

“你有什么人在罗卡·迪·卓耳福？”陌生人問道。

“噯，我想您未必会認識我的父親，”薩尔瓦托列笑道。“他是替瑪薩利——瑪薩利侯爵掘碗黃的。我父親姓什么，您大概更不会知道了。”

“你們那里有菲里彼洛、格列柯、費拉罗。这些人我全都認識。”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旁的人哪。这是些最富有的財主，他們都有土地，而菲里彼洛——还有綿羊呐。可是象我們这些人，誰也不会來叫你的姓的，只有在參軍或者送到坟墓里去的时候才会來称呼我們的姓。”

“还有結婚的时候哪。要是你連这个也忘記了的話，那你一定是个單身漢了，”从罗卡·迪·涅托來的陌生人哈哈大笑起來。“阿列西奧·格列柯和罗卡·迪·卓耳福地方的阿列西奧·迪·安托尼奧正是我的親戚。你認識阿列西奧·格列柯嗎？他的父親是老安托尼奧，战前就是个大胆的盜獵者，現在关在牢里整整有一年了，因为他在別林吉叶利男爵的禁獵地區打死了一只野猪。据說是菲里彼洛告發的。我的妹妹魯伊札在一九三五年嫁給了阿列西奧·格列柯，就是这个安托尼奧的兒子。你大概也認識的吧，她長得瘦瘦的，高高的。你一定听說過她不止一次了，”他笑着說，“魯

伊札·羅薩托就是已死了的吉叶果的女兒。我叫普叶特羅·羅薩托。我們的父親吉叶果在魯伊札結婚的第二天就死了，說是因為在婚禮上吃多了豬油。魯伊札却說這是上帝替她來懲罰父親的，因為她並不願意嫁給阿列西奧·格列柯。”

薩爾瓦托列認識阿列西奧的妻子魯伊札。他也了解普叶特羅·羅薩托的家庭。這是個有錢的農民。他們有自己的土地，並且還向別林吉叶利男爵租了數十托莫拉托^①的地。他們將一部分地租了出去，其餘的就自己種些小麥和菜豆。薩爾瓦托列一向很喜欢魯伊札。他在羅卡·迪·卓耳福喜欢兩個人：魯伊札和菲里彼洛的幼女安杰林娜。關於魯伊札曾有过謠言，說她愛上了一个在她父親那里做工的雇農。因此，虽然老安托尼奧的經濟情况不如吉叶果·羅薩托，也还是趕緊將她嫁給了阿列西奧。魯伊札好几次從她丈夫家逃到羅卡·迪·涅托的兄弟家里去，就是到这个普叶特羅·羅薩托那兒去。但是每次总是她丈夫把她領了回去。因而後來阿列西奧到地里或者城里去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鎖在家里。这个雇農經常在他家周圍徘徊，直到後來人們在涅托河里找到他为止。據說他是自殺的。有一次魯伊札也想跳樓自殺，但是在千鈞一髮的时候，被她公公拉住，把她救下了。从此窗子上就裝了鐵柵欄。後來魯伊札安定下來，但是變得孤僻，沉默寡言，而且几乎沒有走出过自己那高得象塔一样的屋子。托托不曾看見她和羅卡·迪·卓耳福地方的婦女們談过話。他象大家一样只知道她每一年生一个孩子，有时当她步行或騎了一匹小驢去打水的时候也看到过她。普叶特羅的臉不象他的妹妹，但畢竟他們之間总还有些相似的地方。

普叶特羅是一个健談的人。当他知道托托是做过俘虏的时

① 这是意大利南部土地面積的名称，每一托莫拉托相当于○·三三公顷。

候，他大笑着說：

“哪一個意大利士兵在這次戰爭中沒有做過俘虜呢？”

他自己也做了幾年俘虜：一九四二年俄羅斯人捉住了他。他是志願到俄羅斯去作戰的，他以為這不是真正的戰爭，而是开玩笑。大家都說在那裡很快就能發財致富。但是後來連德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被他詛咒遍了。

在薩爾瓦托列右面很高的箱子上坐著一個男子，還不怎麼老，外表象個雇農。他把一只包有草托的瓶子放在膝上。當普葉特羅沉默下來的时候，他高聲說道：

“偷雞不著蝕把米！哈！”

過道里的人一齊笑起來。不知誰用响亮的聲音管普葉特羅叫“痛苦的戰士”。結果又是一次哄堂大笑。過道里本來很靜，大家都想听听這位在俄羅斯做過俘虜的人會說些什麼，現在却又充滿了各種吵鬧聲和叫喊聲。人們都嘖嘖喳喳的談起話來了。

薩爾瓦托列沒有笑，因為羅薩托是他第一個所遇到的親眼看到過俄羅斯的人。那裡到底是怎麼樣呢？羅德利果的雇農們對俄羅斯是一種說法，農場主却又是另一種說法。柳契阿諾·瑪納拉號的水手——就是稱薩爾瓦托列“不是我們的，也不是他們的”的人——他的說法跟他們比起來又完全兩樣。但是在他們中間誰也沒有到過俄羅斯。

“這是說，您看到過俄羅斯？”他大聲地問。“那裡到底怎麼樣？”

羅薩托稍微想了一會兒。

“那兒一下雪，就長期不消融……”

“這大家都知道，那邊很冷，”托托說。“但是，當全世界都是冬天的時候，當然，那邊更冷，譬如，我到過的澳大利亞，當全世界都是夏天的時候，那兒開始下霜了。”

薩爾瓦托列所感到興趣的並不是俄羅斯的氣候，阿爾陀所告